

光复台湾

(秦腔剧本)

陕西人民出版社
编剧 田夫 王槐齋



光 复 台 灣

(秦腔剧本)

編剧 田夫 王槐蔚

光 复 台 灣

(秦腔劇本)

田 夫 王槐蔚編

陝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(西安北大街一〇九号)

西安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〇〇一號

陝西省財政廳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陝西分店發

開本：787×1092 1/32 2 $\frac{10}{16}$ 印張：53,300字

一九五六年七月第一版

一九五六年九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數：15,000 定價：(5)二角二分

統一書號：T10094.30

8
T4

人 物：

鄭成功：明將，三十四歲。

鄭麗娘：鄭成功之女，將，十七歲。

楊 英：戶部主事，四十余歲。

郭 凱：鄭成功部將，三十歲。

何廷斌：荷蘭通事，台灣人，三十歲。

姜懷漢：台灣漁民，六十余歲。

姜 仁：台灣農民，四十余歲。姜懷漢之長子。

姜 妻：姜仁之妻，三十余歲。

姜 义：福建漁民，三十余歲。姜懷漢次子。

姜 母：姜义之母，六十余歲。

姜閩姑：姜懷漢之孫女，十六歲。

高 山：台灣高山族，五十歲。

曼 娜：高山之女，十九歲。

蜀尙德：福建漁民，七十二歲。

揆 一：荷蘭總督，五十余歲。

拔鬼子：荷蘭大將，四十歲左右。

吳天辛：荷蘭買辦（台灣人），四十余歲。

吳承先：台灣農民，五十余歲。

丁有义：台灣農民，四十歲左右。

高山族婦女三、五人。

漁民甲、乙、丙等男女群眾若干人。

番兵甲、乙、丙、丁等卒若干人。

高 老：高山族老人。

第 一 場

時間：公元一六六一年春。

地點：台灣荷蘭總督府。

揆 一：（唱慢搖板）台灣物產甚丰广，
低价收購運南洋。
抓賣奴隸霸市場，
財源滾滾水流長。

荷蘭駐台總督揆一。自從咱家領兵霸占台灣以來，
低价搶收土產，抓賣奴隸，真是生意興隆，財源亨
通，好不逍遙暢快……（狂笑）哈哈……何通司！

何廷斌：總督。

揆 一：近日樟腦已熟，我命吳天辛上山搶腦，未知是否前去。

何廷斌：尚未前去。

揆 一：速快喚來！

何廷斌：喚吳天辛！

吳天辛：（急上）奴才吳天辛參見總督。

揆 一：吳天辛，你看樟腦已熟，命你上山搶收，為何這等
慢事？

吳天辛：哎呀大人，非是奴才慢事。

揆 一：還有何事？

吳天辛：只因：自从郭怀一变乱之后，台灣刁民常常与我等作对，此番上山还请派兵相助。

揆 一：來呀！

番兵甲：（跑上）在。

揆 一：有請烏銃將軍。

番兵甲：有請烏銃將軍。

拔鬼子：（上）烏銃將軍拔鬼子參見总督。

揆 一：罷了，請坐。

拔鬼子：总督，有何大事商議？

揆 一：这几日樟腦已熟，我命吳天辛上山搶收，只怕台灣刁民有意为难，要你派兵相助。

拔鬼子：这有何难。吳天辛過來，命你帶兵三百名，前去搜山搶腦，若遇高山土著，或是有腦不賣刁民，一律綁回。

吳天辛：奴才遵命。（急下）

揆 一：这是烏銃將軍，一月間向爪哇运往奴隶之船只，發回荷蘭綢、咸魚肉等貨物，滯放已久，不能售出，如何是好？

拔鬼子：就該举兵再尋一消售之地。

揆 一：你看我兵正在南洋与葡萄牙人爭占市場，再若派兵他处，誠恐实力不足。

拔鬼子：如此多慮，何日才能独霸海上？

何廷斌：愚意中國大陸人口众多，若能派使前去福建請求通商，何愁滯貨不能暢銷。

揆 一：只是台灣本系中國領土，倘若因为通商引狼入室，

豈不誤了大事？

拔鬼子：這有何難，一面遣使福建請求通商，一面嚴加防備，日夜海邊巡查，可保無憂。

揆一：倒也可通。這是烏銃將軍，這批奴隸已經抓齊，就該速運爪哇去賣。

何廷斌：總督，想荷蘭商業，日益發達，實是一大幸事，但台灣百姓刁頑之性，也是日見增長。何況此番與中國大陸通商，總督恐有引狼入室之慮。以我之見，將這批奴隸暫且遲送一步，就叫他們將赤崁城高寬各加數尺，一則可防刁民變亂，二則可備通商不測。

揆一：烏銃將軍你看如何。

拔鬼子：常言道：「有備無患」，此策可行。

揆一：如此甚好。這是烏銃將軍，你看該派何人前往中國大陸請求通商？

何廷斌：我願前往。

揆一：呃這？……

拔鬼子：何通司，是中國人，有話好說，就命他前去！

揆一：（想了想）如此下邊領文準備前往。

何廷斌：噢，是。（下）

揆一：這是烏銃將軍，何廷斌是中國人，命他前去是否有妥？

拔鬼子：咱們有槍有炮，料亦無妨。以我看來，通商之禍，倒不足慮，就是台灣刁民時有變亂，實乃心腹之患。

揆一：這有何難，命你下去趕制人頭籤，不論台灣男女老幼人等，順我者連保，各發一枝，隨時盤查，無籤

者就地問斬。速去！

拔鬼子：噢，是。（下）

揆 一：（唱二六）中國人多地又廣，
亞洲第一好市場。
假若此番能通商，
何愁不成海上王。（下）

第 二 場

時間：接前場。

地址：台灣某地。

啓幕：姜妻睡眼蒙眬，看天色。

姜 妻：（唱慢板）星月尙明天未亮，
悄悄收拾竹簍筐。
都只為蚕繭已熟遍山黃，
今日要采繭上山崗。

（点灯上，走近窗口，輕声）

閩姑，閩姑！

（唱二六）閩姑未滿十六歲，
披星戴月早晚忙。
今日要采繭把山上，
做一頓稀飯充饑腸。

（看缸无水，又看地上甘薯，难过地）

唉！誰知罐淨缸又光，
粗糠甘薯熬稀湯。

手拿甘薯泪兩行，
今昔一比好惨伤。

当年是谷滿囤來米滿缸，
甘薯下窖不算粮，
到今日吃米成了心中想，
甘薯是咱正經粮。

这还是上頓下頓接不上，
真是无有隔宿粮。

想当年四季衣裳裝滿箱，
不愁天热并天凉，
到今日破破爛爛穿不上，
說什么冬夏換衣裳。

这些个忍飢受冻且不講，
提心吊胆常驚慌。

閩姑爹为躲稅款粮，
离开家門逃外鄉。

老爹爹年过七旬須眉皆白龍鍾样，
也不避雨露并風霜，
为看蚕繭把山上，
夜夜不归息山崗，
一年四季苦奔忙，
身无衣來肚无粮。

（揭鍋看飯好了沒有）

閩姑，閩姑！快起來吃飯。（想起還有一塊千米飯）
這塊千米飯，閩姑吃了還能耐耐飢。（想介）想我

那爹爹在南山之上，也許一夜未曾合眼，還是給他留下。（盛飯介）

（閩姑上）

姜閩姑：（睡眼蒙眬上）娘！

姜妻：飯做好了，快吃飯吧！

姜閩姑：今天到南山采繭，路遠要早去，你怎不早叫我呀！

姜妻：我讓你多睡一会，天色尚早，快吃吧！

姜閩姑：這飯，怎麼又這樣的稀呀？

姜妻：娘給內邊煮甘薯着呢！

姜閩姑：甘薯！甘薯！又是甘薯！甘薯吃的我肚子痛。

姜妻：孩子，吃吧！等咱們采回繭子，換下大米再吃稠的。

姜閩姑：到山上和我爺爺一塊吃吧！娘！听爺爺說今年的繭子真不錯呀！（想介，憤怒地）娘！咱們今年的繭子，再不賣給荷蘭人了，荷蘭人給咱們的價小。

姜妻：對！今年咱的繭不賣給那沒良心的紅毛人了。

（吃畢，姜妻收拾碗筷，閩姑取籃）

姜閩姑：啊！籃子內邊有塊干米飯哩！（欲吃）

姜妻：（急阻）呃！好孩子，這是給你爺爺留下的。你餓了，你就吃了吧！

姜閩姑：不！我不餓，我和娘說笑呢！還是拿給爺爺吃吧！

姜妻：（取飯罐舀飯）閩姑，那就走吧！

（閩姑下取担上。出門放担，提籃和罐。姜妻鎖門，担起筐子）

閩姑，咱們走吧！

姜閩姑：（唱搖板）手提飯罐南山往，

姜妻：（接唱）肩挑一付大竹筐。

姜閩姑：（接 唱）天尚未曉把山上，

姜 妻：（接 唱）为的是吃飯穿衣裳。

姜閩姑：（接 唱）出村來到漫泥塘，
將熟的稻子滿塘黃，
穗儿大、穗儿長，
微風吹來稻穗香。

姜 妻：（接 唱）你要知咱們这个漫泥塘，
当日是乱石錯綜草成荒，
远年的爺爺婆婆开荒去石把水放，
乱石灘变成漫泥塘。

姜閩姑：（接 唱）漫泥塘是咱祖先創，
为什么咱种稻子人收粮？
漫泥塘年年稻子旺，
咱怎么常吃甘薯和谷糠？
荷蘭人不鋤不耨个个吃的肥又胖，
台灣人勤勤苦苦人人飢餓瘦又黃。

姜 妻：（沉思，无話可答，嘆息）

姜閩姑：娘！你想什么？

姜 妻：沒想啥。走！

姜閩姑：（接 唱）走过一弯是一回，
山坡梯田种的茶，

姜 妻：（接 唱）青叶樹，做紅茶，
茶樹來自咱中華。

姜閩姑：（接 唱）既然是咱开山种茶把苦下，
那为啥茶叶人家一把抓？

姜 妻：（接 唱）紅毛鬼子无王法，
他憑的洋槍洋炮欺侮咱。

姜閩姑：（接 唱）轉眼太平河已到，
河水長流浪濤濤。
河邊還有一座廟，

姜 妻：（接 唱）廟內的爺爺修過橋，
修的好、修的牢，
據說大約在隋朝。
年久失修破爛了，
好橋變成獨木橋。

姜閩姑：（要過橋，腿軟無力）娘！我的腿怎么有点軟？

姜 妻：想是肚子飢了，來吃点飯！

姜閩姑：（哄妻，天真地）我哄你呢，我不飢。我過橋，你先
看一看。（過橋）

（接 唱）獨木橋、容易過，

姜 妻：（接 唱）台灣的光景苦難熬。

姜閩姑：（接 唱）過了河，上山坡，

姜 妻：（接 唱）不覺氣喘汗又落，

姜閩姑：（接 唱）坡頂上，地寬闊，
青草鋪地石頭多。
娘你且在石上坐，
歇一會兒再上坡。

（姜妻放担坐下，四下張望）

姜 妻：（接 唱）上的高來看的清，
远远望見赤嵌城。

赤嵌城、赤嵌城，
有个故事講給你听：
人傳說那里在早原是一个大蛇洞，
毒蛇吃人数不清。
祖先們执着戈矛拿着弓，
打死毒蛇把洞平；
平了洞把地种，
年年都是好收成。
荷蘭人來了要行凶，
霸占良田筑下城。
城内住了紅毛兵，
搶殺掠夺胡乱行。

姜閩姑：（接唱）这真是赶走蛇虎又進洞，
同样的都是害人精。

姜妻：（接唱）那塊地真可愛，
鬼子欺人筑炮台。

姜閩姑：（接唱）他嚇咱們筑炮台，
咱拆了炮台把他埋！
叫声娘呀！那边看，
碧綠葱翠香蕉園。

姜妻：（接唱）香蕉香，香蕉甜，
如今香蕉不值錢。

姜閩姑：（接唱）咱產香蕉香蕉賤，

姜妻：（接唱）虎狼那長人心肝。

姜閩姑：（接唱）香蕉象扎弯弯劍，

拿去好殺荷蘭番！

姜 妻：閩姑！你看太陽快出海了，咱們走！

姜閩姑：竹筐叫我担上。（担起，姜妻提罐，走介）

（接 唱）山底下片連片，

片片尽是甘蔗田，

姜 妻：（接 唱）甘蔗有水甜又甜，

甜水人家都吸干。

姜閩姑：（接 唱）甘蔗杆，象根槍，

要把虎狼都打光！

姜 妻：（接 唱）樟腦樹長的高，

繁枝密叶繞山腰。

山川秀丽林木茂，

样样出產都富饒。

物產多，風景好，

祖祖輩輩血汗澆。

姜閩姑：（接 唱）祖先流汗知多少，

我們這代受煎熬。

姜閩姑：
姜 妻：（合 唱）但愿海上來風暴，

卷走可惡的野紅毛！

姜 妻：（接 唱）弯弯路儿曲弯弯，

姜閩姑：（接 唱）弯弯路儿能走完。

姜 妻：（接 唱）这一弯儿轉的远，

姜閩姑：（接 唱）繞过前山到后山。（同下）

啓二幕：台灣山地，正是四月繭熟的時候，滿山坡的樟樹綠蔥蔥的叶子，中間鑲着黃亮亮的蚕繭，这时太

陽剛剛出山，陽光照着繭子，閃閃發光。几声清脆的小鳥聲后，由遠方傳來响亮的歌聲。姜懷漢持棍上，傾听着歌聲。

曼 娜：（唱 歌）太陽出來紅艷艷，

父女打獵上了山。

高 山：（唱 歌）打死了野獸千千万，

趕不走吃人的荷蘭番。

姜懷漢：（唱二六）繭熟滿山黃登登，

晝夜巡守不消停。

防了烏鴉鷂子鷹，

防不了紅毛來行凶。

（忽然嗅雜的烏鴉聲。姜懷漢四下張望，見樹梢站了一個老鷹）

老鷹！你又來了，好容易我們的繭子剛剛成熟，你又要躊躇，好！今天你要吃了我的一个蛹，我就要了你的命！（欲取石击，忽然一声响劲，老鷹扑啦扑啦落下來，姜懷漢向四面望了望）

這是誰替我打下來的呀！（指鷹）你害人，你是害人的東西，你該死！

（曼娜由樹林中暗上，忍不住一笑）

曼 娜：姜爺爺！

姜懷漢：曼娜姑娘！又是你替我把一个害人的東西打死了。

曼 娜：我怕老鷹聽見聲音，飛走了，我偷偷地在暗地里打了一彈弓，叫老伯受驚？

姜懷漢：哎！那里話，我正在咒罵那個該死的東西哩！

曼 娜：（看了一下）

姜爺爺，今年的繭子真好，黃登登的，又圓又大，可是個好收成呀！

姜懷漢：這世道，繭成了是成了，收到家才算是真成了。

曼 娜：自從荷蘭人來到台灣，咱們真是沒有安寧一天，我哥不是叫荷蘭人捉走賣到爪哇作奴隸去了嗎？

姜懷漢：唉！這算什么世道呀！你姜仁叔不是也躲在你們家不敢閃面嗎！唉！荷蘭番真是無法無天，你爹呢？

曼 娜：（指著山下）看！那不是，你看他在那邊，正攆着一只梅鹿哩，哎！我要趕他去。

姜懷漢：好孩子，一會閩姑就來了。

曼 娜：姜爺爺，那我一會來，我走了。（跑下）

姜懷漢：（望高山的背影感激地）曼娜！孩子！真好。（姜仁上）

姜 仁：爹爹！

姜懷漢：（一驚）唔！姜仁兒！（四下看看）你怎么又來了？

姜 仁：我知道这几天是繭熟的日子，咱家人手少，幫你們收繭來了。

姜懷漢：你還不能這樣大意！咱們還沒有把人頭稅、殖民費、農業款……交齊，他們還會把你拉去的。

姜 仁：不怕他，這山上的路很熟，他們來也是趕不上的。
（看介）今年的繭子不壞，我們要是把稅款交清……

姜懷漢：稅款交清……唉，無底坑，那能填得滿呢？妄想！

（姜妻、閩姑上）

姜閩姑：爺爺！（放下担子）噢，爹也來了。

姜怀漢：閩姑，看！

姜閩姑：（驚喜）呃！一只老鷹。

姜怀漢：那是你曼娜姐幫我打下來的。

姜閩姑：人在那儿哩？

姜怀漢：你看那不是！

姜閩姑：（驚喜）啊！？（向姜怀漢指的方向）曼娜！（急跑至下場門口望山下叫）哎！曼娜姐……

姜怀漢：走远了吧？來！吃飯吧，一会儿她还要來看你的。

姜妻：爹，吃飯吧！（放下鑊，取碗盛飯）

姜閩姑：爺爺，這一塊干米飯是給你的。

姜怀漢：噢……給……我……我的，給你也分些！

姜閩姑：（接飯，看姜妻）噢！爹給你吃吧！

姜仁：（看看閩姑）还是你吃吧！（众吃飯，閩姑跑去看繭子）

（唱慢搖板）年年忙來月月忙，

料料沒有少收糧，

稅款还是交不上，

干飯难吃喝稀湯。

姜怀漢：（接唱）紅毛鬼子真狂妄，

害的咱們遭了殃。

咬牙切齒把天望，

何日撥云見太陽。（吃畢）

姜閩姑：（摘了一个大繭，跑來給姜怀漢看）爺爺！你看这个繭儿多大，連鷄蛋一样，黃晶晶亮堂堂，多好呀！

姜怀漢：好是好，还得要快收快藏。

姜仁：爹講的对，趕緊采吧！